

# 宋初昆体诗人学白及其诗歌考论

汪 国 林

(安徽科技学院 中文系, 安徽 滁州 233100)

**[摘要]** 白体、昆体与晚唐体并称宋初“三体”。白体追求平易流畅,昆体追求典丽富赡,它们审美趣味各异,先后兴盛于宋初诗坛。但宋代诗人都有白体的底子,尤以昆体与白体关系密切。不少昆体诗人带有明显的白体风格,可以说是前期学白而中途似昆的,其主要代表有李宗谔、晁迥、张咏、丁谓等人,他们是宋初阶段学白诗人的代表。对他们诗作中的白体风格进行勾勒,有助于丰富学界对宋初白体诗人及其诗作的认识。

**[关键词]** 宋初; 白体; 昆体; 阶段学白; 考论

**[中图分类号]** I206.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0755(2014)03-0098-07

白体、昆体与晚唐体并称宋初“三体”,白体追求平易流畅,昆体追求典丽富赡,审美趣味各异,先后兴盛于宋初诗坛。但“北宋诗人都有白体的底子”。<sup>[1]</sup>“三体”中尤以昆体与白体关系密切。不少昆体诗人带有明显的白体风格,可以说是前期学白而中途似昆,其主要代表有李宗谔、晁迥、张咏等人。他们是宋初阶段学白诗人的代表。笔者对他们诗作中的白体风格进行勾勒,以期丰富学界对宋初白体诗人及其诗作的认识。

这类诗人早年诗歌深受白体诗歌熏染,最终以昆体面貌出现在宋初诗坛上。宋初白体与昆体的流行时间,虽然以历时性为主,但也存在共时性,不少西昆作家早年“脱胎”于白体。对此,王水照先生说:“景德二年至大中祥符元年,杨亿等人编纂《册府元龟》,再次进行馆阁唱和时,改变了以往唱和风气,而以‘雕章丽句’为其主要宗旨,诗风为之大变。……张咏(946—1015)除写古风外,许多诗都很粗率,无昆体的华丽精细之风;……李宗谔(965—1013)是李昉之子,当王禹偁谪居商州时,他曾劝王‘看书除庄、老外,乐山诗最宜枕藉’,可见其欣赏趣味;丁谓(966—1037)是王禹偁的得意门生,王称其造作‘类杜甫’。”<sup>[2]</sup>可见,由白体而入昆体人数之众。就连西昆领袖杨亿,诗歌受到王禹偁积极影响,如《读史效白体》:“易牙昔日曾蒸子,翁叔当年亦杀儿。史笔是非空自许,世情真伪复谁知。”<sup>[3]</sup><sup>1367</sup>诗虽是咏史,但语言并不艰涩富丽,用典

浅显易懂,诗作有白体的痕迹。

笔者从上述诗人中选取较有代表性的李宗谔、晁迥、张咏来分析他们诗作中的白体成分。李宗谔是白体大家李昉之子,虽参与昆体唱和,但其诗风更接近白体而且本人也推崇白居易的为人与诗作;丁谓也未曾参与昆体酬唱,其诗歌风格并非昆体所能概括,早期诗作白体风格更为明显;张咏早年诗歌深受王禹偁的影响,白体成分也很是明显,现分别论之。

## 一 议论与讽谏:李宗谔诗歌中的白体成分

李宗谔(965—1013),字昌武,深州饶阳人,李昉之子。太宗端拱二年进士,授校书郎。次年又献文自荐,迁秘书郎,集贤校理,同修起居注。真宗时,拜起居舍人,后至右谏议大夫,迁知制诰,判集贤院。景德二年召为翰林学士,大中祥符元年,改工部郎中。四年,拜右谏议大夫,六年病卒,年四十九。有文集六十卷,内外制三十卷,《翰苑杂记》一卷,又曾预修《太宗实》、《续通典》,作《家谈》等,《宋史》卷二六五有传。

其诗歌《西昆酬唱集》收七首,诗题为:《南朝》、《代意》、《汉武》、《馆中新蝉》、《劝石集贤饮》、《灯夕寄献内翰虢略公》、《清风十韵》应为西昆体诗作,占《全宋诗》收其诗十二首诗歌的二分之一强。但李宗谔除昆体风格外,尚有近半数的送别诗,语言平易,如《绝句》:“戴了宫花赋了诗,不容重睹赭黄衣。

**[收稿日期]** 2014-03-10

**[基金项目]** 安徽科技学院引进人才项目“宋初白居易诗歌接受研究”资助(项目批准号:SRC2013344)

**[作者简介]** 汪国林(1978-),男,安徽省青阳县人,安徽科技学院中文系讲师,文学博士。

无繆独出金门去,恰似当年下第归。”<sup>[3]1139</sup>这首诗的写作背景,吴处厚记载道:“翰林学士李宗谔,以京官带馆职,赴内宴,阁门拒之。献诗曰:‘戴了宫花赋了诗,不容重睹赭黄衣。无繆独出金门去,恰似当年下第归。’公尝举进士,御试下第,因及之。太宗览诗,即宣赴坐,后遂为例,虽选人带馆职,亦同赴宴。”<sup>[4]</sup>此诗句意连贯明白,语言几乎到流俗的地步,但太宗览后“即宣赴坐”,也可显出其对浅易的白体诗风的推崇。再如《送僧归天宁万年禅院》:

师住天台寺,天台水石幽。眼前皆胜境,门下尽名流。法号君恩赐,精蓝国力修。渡杯来凤阙,振锡谒珠旒。内殿从容对,神都委曲游。高僧类云鹤,归思在林丘。御札全编得,宸毫几处收。遥思到时节,烟树赤城秋<sup>[3]1139</sup>。

这是送别之作,前三句介绍高僧情况:入住的寺院,寺院周围的环境,法号、佛寺的来历等等十分清楚。中间三句写高僧入京的活动,从容对策于内殿之上,神游京都之中,但毕竟世外高人类似云鹤,所思在无羁绊的山野丘林。后两句写高僧整理行装离京及送别时的惆怅之情。“遥思到时节,烟树赤城秋。”写得意境悠远,含蓄绝妙,语意丰富。遥想朋友到达的时节应是满树尽秋的季节了,自己的忧伤之情隐含其间。全诗没有华丽的语言与厚密的用典,与其昆体诗歌迥异。

再如《诗送士龙腹兄》:“铜鱼四明守,竹马十年兄。掺袂河梁别,鸣桡泽国行。登楼知日近,傍海见潮生。郡政应多暇,新诗几首成。”<sup>[3]1139</sup>这是写给从表兄士龙之作。首联一句写现在,一句写过去。“铜鱼”为刺史之义,柳宗元有诗《铜鱼使赴都寄亲友》,其中有:“附庸唯有铜鱼使,此后无因寄远书。”<sup>[5]140</sup>韩醇注:“唐武德初,改太守为刺史,加号为使持节。而实无节,但颁铜鱼符而已。”从兄士龙当时作明州太守。“竹马”指儿童游戏时当马骑的竹竿,以喻童年而来的手足情深。颌联暗用李陵苏武河梁分别之典,回忆自己与好友的离别之景,“掺”为执持,握持之义,在河梁执袖而别。“鸣桡”意为手握弯曲的木杖发出声响,在南国之地独行。颈联为设想之句,从兄在明州为官,登楼更近红日,傍海能见潮生,也十分惬意。最后语意明晰,询问之中显出手足之情的深厚。全诗总体而言,平易流畅,近似白体的送别寄友之作。

至于《咏华林书院》:“华林有胡氏,孝义共知名。宅对千峰秀,家传双桂荣。书楼藏六籍,讲席聚诸生。官序新春拜,门闾往岁旌。儿孙多力学,兄弟

亦躬耕。一院松篁影,满山猿鹤声。傍溪挑蕨煮,就树采茶烹。客恋琴樽乐,僧依水石清。官途空扰扰,尘世自营营。他日林泉约,何当遂此情。”<sup>[3]1139</sup>更是典型白体风格。

总体而言,李宗谔的诗作白体与昆体兼而有之,早期赠别寄友之作以白体为主,后来参与杨亿等馆阁文人酬唱,诗风渐次向昆体靠拢。这种变化不仅仅表现在李宗谔的身上,不少西昆诗人都存在这种情况,如:舒雅、刁衍都参加王禹偁《题义门胡氏华林书院》的赋诗活动,所作诗歌多为白体。

## 二 闲适悟道:晁迥晚年的白体诗歌创作

晁迥(951—1034),字明远,世为澶州清丰(河南清丰县)人。太平兴国五年进士及第,释褐为大理评事。真宗朝累迁至右正言,直史馆、知制诰。景德二年任翰林学士,后累官至集贤院学士、判西京留司御史台。仁宗为礼部尚书,以太子少保致仕。景祐元年卒,年八十四,谥号文元,《宋史》卷三〇五有传。

晁迥太平兴国五年中进士,由于为人正直,太宗朝蹉跎下僚二十余年,诗歌受王禹偁影响明显,多为讽喻时事之作;真宗朝,官运显达,景德二年五月拜翰林学士,成为真宗的近臣,有机会参与君臣赐宴雅集与文臣之间诗酒酬唱,诗风沾染昆体风格;仁宗初,致仕后,闲逸安适、参禅悟道是其诗歌的主要内容。

儒释道兼修是晁迥一大思想特色,正如邓广铭先生论道:“晁迥确实是熔冶了儒释道三家学说于一炉的一个人,而他却始终是以一个儒家学者的面目出现的。但更须注意的是,晁迥的这种学术取向,不但为晁氏一族的学者所世代承袭,综观北宋一代的学术界,这种学术取向也是颇有其代表性的。”<sup>[5]140</sup>漆侠先生也说:“晁迥从儒家思想向佛家思想渗透,有助于宋学的形成,倒是顺理成章,提供了方便的。”<sup>[6]</sup>晁迥对白居易的崇仰之情充斥于晚年的诗文中,如:

愚夙慕白乐天之为人,虽才识不逮乎乐天,而志愿闾域其殆庶几乎?乐天有《新制布绵裘诗》其末句云:“安得万里裘?盖覆周四垠。稳暖皆如我,天下无寒人。”愚有《击壤辞》其末句云:“安得大金柅,制彼日月轮。免同流水车,令人续古人。”<sup>[7]</sup>

——《昭德新编》卷上

予常爱白乐天,词旨旷达,沃人胸中,有诗句云:“我无奈命何,委顺以待终。命无奈我何,方寸如虚

空。”夫如是,则造化阴鹭不足为休戚,而况时情物态安能刺鯁其心乎?<sup>[8]</sup>

——《法藏碎金录》卷一

晁迥还曾筑虚白堂,逍遥期间,神似白居易晚年居洛阳时的闲适逍遥。晁迥现存诗歌数量不多,《全宋诗》收录五十六首,绝大部分是从晚年所作《法藏碎金录》、《昭德新编》及《道院集要》中辑录出来。诗作自适悟道的色彩甚浓,现将晁迥晚年诗作略分以下三类,其中为突出他对白居易的追慕,特将其拟白之作单独分成一类,并分析其诗歌内容与风格。

### (一)拟白之作

晁迥晚年甚是推崇白居易,曾作十余首拟白之作,从不同侧面表达自己对白居易的赞赏,现移录部分如下:

求位不由己,求道不由天。位即无以求,道可使进焉。且务由己者,己能尽心源。勿问由天者,天高擅化权。

顺逆不由己,喜怒不由他。他即无奈何,己可存太和。且务由己者,克己谅非多。勿贵由他者,他心是我魔<sup>[3]611</sup>。

——晁迥《拟白乐天诗》

晁迥此诗即拟白居易《咏怀》一诗,白居易诗为:“……穷通不由己,欢戚不由天。命即无奈何,心可使泰然。且务由己者,省躬谅非难。勿问由天者,天高难与言。”<sup>[9]406</sup>这是对白居易知天命,随任化人生态度的肯定。

晁迥还拟白居易《答崔侍郎钱舍人书问因继以诗》:“……心不择时适,足不拣地安。穷通与远近,一贯无两端。”<sup>[9]389</sup>作《拟白乐天诗》诗:“心不择时息,书不择时观。达理意无碍,豁如天地宽。”<sup>[3]612</sup>表达自己对理达的追求,明白此理即可达到自适无碍的境界。拟白居易《罢药》一诗,作:“自学养恬休用智,从他名迹日衰微。我身不欲全高贵,高贵多乘祸败机。”<sup>[3]613</sup>白居易求坐禅,不求全强健,因为强健多生人我之心,因而罢药;晁迥则主张恬养,不求高贵,因为高贵之中暗藏灾祸败机,这带有自足不辱的味道。晁迥拟白之作还有:

权要亦有苦,苦在当忧责。闲慢亦有乐,乐在无萦迫<sup>[3]612</sup>。

——《拟白乐天诗》

角胜劳生不足云,滥传僧语亦非真。始知解爱

禅中乐,万万人中无一人。

——晁迥《拟白乐天期李二十文略王十八质夫不至独宿仙游寺》

孟子四十心不动,定光四十心离尘。我到明年加一倍,如何此际尚因循。

已喜自逃名宦网,犹患长随造化钩。记得前贤有诗句,祖师元是世间人。

——《晁迥拟白乐天题赠定光上人》

多图果何益,只自劳奔竞。不如收身心,凝然成静定<sup>[3]613</sup>。

——《拟白乐天诗》

具体诗法上,晁迥对白居易诗歌有明显的承袭,有的甚至只改动几个核心词语而已,其句式章法与白居易完全一致。至于诗歌所表达的理趣则与白居易极为相似,或是原理重释或改变角度“接着说”。其拟作的艺术成就并不高,大多是直接阐发道理,没有多少形象性可言。

### (二)对佛道教义的参悟

晁迥仰慕白居易,更偏重对白诗中佛教禅理的认同与汲取,他自己也说:“盖于经教法门,用此弥缝其阙,而直截晓悟于人也。”除拟白之作有参悟佛理的成分,晁迥尚有大量的禅语悟道之作。佛教注重“定”、“空”、“幻”、“无”等等禅宗教义,晁迥许多诗作就是抒发自己对此的理解。

晁迥在《洞心情境定心篇》中说:“物来诱之而不随,物来触之而不动。不随不动自由心,何须结社询千众。万事悠悠过即空,追思岂异春宵梦。”<sup>[3]608</sup>不随不动之自由心也即是佛教追求的心定,心定之后又何须结社问僧?晁迥还有直接阐释由静而定,定而生慧的佛教修行之法的诗作,如《三法自然歌》:“心本不愆自然戒,何用科条防毁败。心本不动自然定,何用勤劳止自兢。心本不迷自然慧,何用参寻叩伦类。即今知此三自然,奉以周旋无失坠。”<sup>[3]608</sup>

晁迥在《反本观空无碍辞》中说:“形是幻,情是梦,寝兴视息随群动。当念元来一切无,豁然顿遣心中空。”<sup>[3]607</sup>用诗直接宣传佛教“无”、“空”等教义,没有多少情感或形象的东西,以至于四库馆臣不把他们视为诗作。其实,这也正是晁迥晚年诗歌的特征之一,充满惊人的阐理悟道的色彩,这类诗作甚多,如:

心空如太空,豁然无可触。一真法界中,灵照常

安住<sup>[3]609</sup>。

——晁迥《偈》

起灭心不停,生化形无数。奇哉大丈夫,自在空中住<sup>[3]611</sup>。

——晁迥《偈》

了知入道门,先从静为祖。静胜则心安,安久虚灵府。虚极发明灵,洞彻无不睹。天然法乐多,岂此闻箫鼓<sup>[3]606</sup>。

——晁迥《静深生四妙辞》

### (三)对人生的感悟

晁迥晚年也有不少表达人生感悟的诗作,诸如对委顺的称赞,他在《知常委顺辞》一诗中说道:“纷然往事来,浮云经大空。喧然是非声,惊飏触灌丛。古今无奈何,委顺于其中。”<sup>[3]607</sup>对自足、无欲的追求,如《书绅二法辞》:“心如常满杯,所以明知足。心似不燃火,所以明无欲。二法可行持,书绅聊自勖。”<sup>[3]606</sup>对无所求的称赏,他在《无有所求歌》中说:“无所求,摆落人间万事休。有所求,安养衰年乐圣猷。不愿竹木林内隐,不愿莲花社里收。愿在清平仁寿域,含华守素得优游。”如此等等,其人生感悟参杂着佛理。

由上述排比晁迥晚年诗作,可知其诗作内容尽是闲适悟道与修身参禅,创作方式极似禅悟似的偈语短颂,充满佛教教义的与人生感悟的味道,而且几乎排斥情感因素,这也伤害诗歌应有的艺术性,开后世道学体诗歌的先河。与稍前的白体名流徐铉、李昉及白体集大成者王禹偁都有极大的区别。这种只关注白居易的晚年的悟道之作,及由此而创作的抒发佛道之理与人生感悟的道情诗,这是他成为众多宋初白体诗人中极具鲜明特色的诗人之一。

### 三 讽喻与酬唱:张咏诗歌中的白体风格

张咏(946—1015),字复之,自号乖崖,濮州鄄城人。太平兴国五年进士,授大理评事,知鄂州崇阳县。雍熙元年任著作佐郎。端拱元年,转秘书丞。淳化四年,迁枢密直学士,五年出知益州。咸平元年,拜给事中,六年再知益州。后历任升州、陈州等地方官。大中祥符八年卒,谥号忠定。有《张乖崖集》十卷存世,《宋史》卷二九三有传。

其诗《全宋诗》收四卷,共计一四三首,断句二则。方回把张咏列入“西昆体”,这不完全正确,张咏诗歌有昆体富丽一面,也有白体通俗浅近的另一面,四库馆臣道:“(张咏)平日刚方尚气,有岩岩不

可犯之节。其文乃疏通平易,不为崑绝之语。其诗亦列名西昆体中。其《声赋》一首,穷极幽渺,梁周翰至叹为‘一百年不见此作’,则亦非无意于为文者。特其光明俊伟,发于自然,故真气流露,无雕章琢句之态耳。”<sup>[10]</sup>郭森卿也说:“读其歌诗,有古乐府风气,律句得唐人体。”<sup>[11]</sup>所谓“唐人体”不少应是指白体诗风。张咏论诗讲“风雅”,重视诗歌现实功能,与一味咏史颂美,讲究艺术技巧有较为明显区别。可见,张咏诗歌白体风貌已得到当时与后人的肯定,其白体诗作可大致分为以下几类:

其一,讽喻色彩浓烈的“助治”之作。张咏是赵宋王朝第一代新型文人的杰出代表,毕生贡献于新朝的政治文化重建,他胸怀天下,勤政为民,特别重视诗歌的“助治”功能。同时,张咏与王禹偁是儿女亲家,关系密切,其诗作受到王禹偁的影响明显,再加上张咏出身贫寒,深知社会下层百姓的窘状,故其诗作学白注重讽喻之作,闲适之情绝少。其讽喻色彩浓烈的诗作最为出色,如长篇五古《悼蜀四十韵》(并序)就是其代表作,其序说:“呜呼!虽采诗之官阙之,然诗咏讽刺,道不可寂然。某敢作悼蜀古风诗四十韵,书于视政之厅。有识君子,幸勿以狂瞽为罪。”<sup>[3]521</sup>可见其作诗的政教目的甚是明确。其诗为:

蜀国富且庶,风俗矜浮薄。奢僭极珠贝,狂佚务娱乐。……天道本害盈,侈极祸必作。当时布政者,周思救民瘼。不能宣淳化,移风复俭约。情性非方直,多为声色著。……悲夫骄奢民,不能饱葵藿。朝廷命元戎,帅师荡凶恶。虎旅一以至,枭巢一何弱。燎毛焰晶荧,破竹锋熠燿。兵骄不可戢,杀人如戏谑。悼耄皆丽诛,玉石何所度。未能剪强暴,争先谋剽掠。……

发挥诗歌的讽谏功能,要关注民瘼,淳化风俗,并揭示蜀中动乱的缘由实为官员不思民困,不事教化,无恶不作导致的。这种猛烈的讽喻之作是需要胆识的,这种为民请命的精神与讽喻精髓是一致的。

再如《愍农》:“悠悠世事称无穷,千灵万象生虚空。活人性命由百谷,还须着意在耕农。自有奸民逃禁律,农夫倍费耕田力。青巾短褐皮肤干,不避霜风与毒日。暮即耕兮朝即耘,东坰南垄无闲人。春秋生成一百倍,天下三分二分贫。天意昭昭怜下土,英贤比迹生寰宇。惩奸济美号长材,来救黎元暗中苦。我闻愍农简而平,先销坐食防兼并。更禁贪官与豪吏,愍农之道方始行。”<sup>[3]522</sup>诗人对农民不仅寄予深刻同情,还对因分配不公而导致贫富悬殊的不

满,更重要的是诗人还提出“简而平”、“销坐食”、“防兼并”、“禁贪官豪吏”等措施来解决这一问题。这类诗歌反映现实力度丝毫不下白居易新乐府之作,使宋初白体诗的内容大大加深。这类诗作尚有不少,如《本农》:“奢竞苦不息,生民只有冤。谁搜元化窟,凿断丽华根。使绝侵夺苦,着为明圣恩。何烦重师古,即此是羲轩。”<sup>[3]542</sup>《喜雨》:“救旱功何远,淋漓昼复昏。风雷潜助势,草木岂知恩。积霭消残影,枯源涨旧痕。朗吟浑得意,重起凭前轩。”<sup>[3]542</sup>《劝学》:“……晨鸡固自勉,男子胡为哉。胸中一片地,无使容纤埃。海鸥尚可狎,人世何嫌猜。勤慎君子职,颜闵如琼瑰。刻薄小人事,斯辈真可哀。放荡功不遂,满盈身亦灾。将心须内疚,祸福本无媒。”<sup>[3]522</sup>等等。

其二,寄友酬唱之作。宋初酬唱之作盛行,这也是白体诗重要的创作方式,张咏也有不少这方面的诗作,但张咏的寄友酬唱诗作闲适消遣味大大减少,更多带有较为深沉的感时情怀,与其讽谕诗的精髓有其一致之处。如《游赵氏西园》:“蜀中春艳世间殊,比并陈园恐未如。数里花光浮暖日,六街尘净见香车。翻空雅乐催欢处,入格新诗上板初。方信承平无一事,淮阳闲杀老尚书。”<sup>[3]534</sup>

这首诗是游赵氏西园而作,前三联依次写蜀中春季赵氏西园的艳丽,堪比陈园,继而写春暖花簇,香车齐聚,雅乐合奏,赋诗饮酒,一片宴乐场景,但结尾给人一种蹉跎时光与无所事事之感,作者并没有沉浸其间,乐而不返,而是无尽的无奈与着急。再如:

年来流水坏平田,客径穷愁自可怜。汀苇乱摇寒夜雨,沙鸥闲弄夕阳天。

狂嫌浊酒难成醉,冷笑清诗不值钱。碧落故人知我否?几回相忆上渔船。<sup>[3]538</sup>

——《郊居寄朝中知己》

闻说怀经济,乘闲过隐庐。话言殊不逆,交分合何如?道愧将时背,心非与世疏。凄凄重惜别,蝉噪古槐初。<sup>[3]531</sup>

——《邕中留别平仲》

张咏还有一些与方外之人交往的诗作,如与少年同窗,后远隐世外的高士傅霖赠寄频繁,大多表现对他们自由闲逸的向往和自己为官羁身的无奈,语言清新,不事雕琢,近似白体诗作,如《寄程说傅逸人》:“绿杨阴映长楸道,桃杏初花红影小。手扶大白口谈天,得意相欢不知老。一从召入金马门,三载

长纓事边徼。几欲含毫寄别离,悠悠乱思如芳草。”<sup>[3]526</sup>《贻傅逸人》:“少年名节动人群,避俗深居积水滨。几为典衣留远客,半来欹枕看闲云。门连酒舍青苔滑,路近汀沙白鸟分。谁道无情活黎庶,数篇新制咏南熏。”<sup>[3]536</sup>等等。

其三,闲适记游之作。张咏也有少许记游之作,诗风清新自然,心情闲适自在,与白体诗无异,如:

何人移置向何年,牢落空庭见断顽。竹外松间滋澹伫,土昏苔染更斓斑。

贪怜玩月名偏好,莫问朝天信不还。闲醉闲吟聊自得,渐无魂梦忆归山。<sup>[3]541</sup>

——《吴官石》

莫问王庭苦,高栏是夕攀。时清官事少,边静戍人闲。雉堞临寒水,穹庐倚乱山。皇恩正无外,不拟更移关。

——《登麟州城楼》

此外,张咏还有不少带有伤感色彩的感怀之作,有感叹时光流逝,向往自由无拘生活的,有感恩报国与怀才不遇的,这与白居易诗歌有相似之处,但感情要深切的多,如:

才薄难胜任,空销懒惰情。公堂群吏散,苔地乱蛩声。隔岁乡书绝,新寒酒病生。方今圣明代,不敢话辞荣。<sup>[3]530</sup>

——《县斋秋夕》

风帆江上往来频,渔叟应多笑此身。自愧无才酬圣泽,已甘心行乐青春。

疲羸未复空忘味,网绪难条欲问津。更拟倾杯祝天地,世间不用长奸人。<sup>[3]540</sup>

——《舟行感怀》

野人官职与心违,何况经年未得归。一夕秋风无限思,偶来凭槛到斜晖。<sup>[3]544</sup>

——《秋日登美美亭》

当然张咏诗歌有昆体成分,但不多,更不是主导风格,《西昆酬唱集》只收张咏诗歌两首,就说他是昆体诗人自然有以偏概全之嫌。清人姚垞说:“(张咏)偶染西昆习气,终非本色。”<sup>[12]7</sup>赵齐平先生也说:“拿张咏与晏殊作比较,张咏虽然名入《西昆酬唱集》,但并不是西昆派诗人。”<sup>[12]7</sup>除白体风格外,张咏的古体诗歌飞扬驰骋,豪迈挥洒极似李白,如其五古《解嘲》、《劝酒惜别》等。张咏诗歌也有晚唐体的风貌,程千帆、吴新雷著《两宋文学史》中说:“《乖

崖集》中的作品大多接近晚唐体,有些讽谕诗还是在王禹偁的影响之下写成的。”<sup>[13]</sup>总之,张咏诗风多样,近似白体的成分较多,把他笼统划归为昆体诗人是欠妥的。

此外,风格杂糅的丁谓诗歌也有白体成分,其诗作风格多样,有类似杜甫的,如王禹偁称赞他说:“有进士丁谓者,今之巨儒也,其道师于六经,泛于群史而斥乎诸子;其文类韩、柳,其诗类杜甫,其性孤特,其行介洁,亦三贤之俦也。”<sup>[14]</sup>有似白体的,如其诗《公舍春日》:“绿杨垂线草铺茵,触处烟光举眼新。一品也须妨白发,千金莫惜买青春。莺声圆滑堪清耳,花艳鲜明欲照身。独向此时为俗吏,风流知是不如人。”<sup>[3][149]</sup>被方回评之为:“近似白乐天体。”<sup>[15]</sup>冯班、纪昀都表示赞同。欧阳修《归田录》也说:“(丁谓)其少以文称,晚年诗笔尤精。在海南篇咏尤多,如‘草解忘忧忧底事?花能含笑笑何人?’尤为人所传诵。”<sup>[16]</sup>而其晚年风格,也有近似白体风貌。

就诗而言,《西昆酬唱集》收其诗作五首,后人就把他完全当做昆体诗人对待,这有失片面。《全宋诗》收其诗歌两卷,共计一百二十六首,残句三四则。日本学者池泽滋子先生辑得诗三首,残句七则<sup>[17]</sup>。就其创作风格,丁谓诗风颇为芜杂,白体、昆体甚至晚唐体风格在其诗歌都有表现。

如《公舍春日》确实是宋初白体诗的典型风格,语言清丽流畅,心态闲适富足。

晚年的丁谓,诗歌也有近白的成分。仁宗继位,丁谓即开始了长达十余年的贬滴颠簸的晚年生活,先是获罪贬崖州司户参军三年余,继而迁居雷州五年之久,后移道州四年,最后在光州以秘书监致仕,前后达十年之久。丁谓晚年,“在贬所,专事浮屠因果之说,其所著诗并文亦数万言。”<sup>[18]</sup>曾慥说:“贬崖州司户,在朱崖教民造屋,日赋一诗,号《知命集》。”<sup>[19]</sup>欧阳修也说:“晚年诗笔尤精,在海南吟咏尤多。”<sup>[9][12]</sup>晚年编定《青衿集》和《知命集》,据日本学者池泽滋子先生考证大多保存在《诗渊》之中,进而得以流传至今<sup>[20]</sup>。

当然,丁谓诗歌富赡似昆体的成分也不少,《西昆酬唱集》所收的五首就是典型之作,如《代意》:“玦带珊瑚佩解琼,楚云无定好伤情。临邛已误通琴意,金谷难寻辨玉声。微警单栖盘露重,密含幽思晚兰平。明珠百琲将何当?怅望轻躯病欲成。”<sup>[3][143]</sup>就是典型的昆体。因而,方回说:“昆体,则有杨、刘,《西昆集》传世,二宋、张乖崖、钱僖公、丁崖州皆是。”

正因为丁谓诗歌风格多样,昆体只是其中一种风格,不能笼统的说丁谓是就昆体诗人,其诗作有不少白体的成分。池泽滋子甚至认为丁谓的主要风格不是西昆体,她说:“他虽曾参与西昆酬唱,但算不上真正的西昆派作家,就其文学主张和诗文风格而言,应属宋初王禹偁一派古文家。”<sup>[21]</sup>

总体说来,白体与昆体不是截然对峙非此即彼的,白体诗人与昆体诗人很多关系亲密,王禹偁与张咏自不必说,王禹偁与丁谓、杨亿也是彼此影响的。张鹤霖先生甚至说:“西昆体正是在白体的基础上演化产生的,二者相互渗透,相斥相融,是‘同质异构’的关系。”<sup>[22]</sup>曾枣庄先生曾指出:《西昆酬唱集》的十七人并称具有偶然性,他们的政治态度、文论主张、诗文风格都不统一,统统算作西昆体诗人,显然是不恰当的,应该区别对待<sup>[23]</sup>。它们之间复杂关系也暗示宋诗发展历程的复杂性与渐进性。

#### [参考文献]

- [1] 徐复观. 中国文学精神[M]. 上海:上海书店,2006:461.
- [2] 王水照. 宋代文学通论[M]. 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1997:85.
- [3] 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中心. 全宋诗[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
- [4] 阮阅. 诗话总龟[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35.
- [5] 邓广铭. 邓广铭治史丛稿[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 [6] 漆侠. 晁迥与宋学儒佛思想的渗透与宋学的形成[J]. 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6(3):3-9,95.
- [7] 晁迥. 昭德新编:卷上[M]. 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 [8] 晁迥. 法藏碎金录:卷2[M]. 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 [9] 白居易. 白居易集笺校[M]. 朱金城,笺校.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406.
- [10] 永瑢. 四库全书总目[M]. 北京:中华书局,1965:1306.
- [11] 郭维森. 乖崖集·序[M]. 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 [12] 转引:赵齐平. 宋诗臆说[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
- [13] 程千帆. 程千帆全集[M]. 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16.
- [14] 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全宋文[M]. 成都:巴蜀书社,1990:348.
- [15] 方回. 藏奎律髓汇评[M]. 李庆甲,汇评.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366.
- [16] 欧阳修. 归田录[M]. 李伟国,点校. 北京:中华书局,1981:12.
- [17] [日]池泽滋子. 丁谓研究[M]. 成都:巴蜀书社,1998:336.
- [18] 范成大. 吴郡志:卷25[M]. 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 [19] 脱脱. 宋史[M]. 北京:中华书局,1977:2570. (4):81-86.
- [20] [日]池泽滋子. 丁谓《青衿集》多数诗存世[J]. 古籍整理研究学刊,1998(2):38-41. [22] 张鹤霖. 浅论白体诗和昆体诗的同质异构[J]. 安徽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06(3):96-99,128.
- [21] [日]池泽滋子. 丁谓不应归入西昆派—评丁谓与西昆酬唱集[J]. 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 [23] 曾枣庄. 论(西昆酬唱集)的作家群[J]. 文学遗产, 1993(6):59-68.

## Study On Kun-ti Poets Learning Bai-ti in the Early Song Dynasty

WANG Guo-lin

(An-hui Science and Technology University, Chuzhou 233100, China)

**Abstract:** Bai-ti, Kun-ti and Wan-tang-ti were said to be the Three-ti in the early Song Dynasty. Bai-ti Poems were in pursuit of the easy and flowing style, while Kun-ti Poems in pursuit of elegant and gorgeous style. They had different aesthetic tastes and flourished in the early Song Dynasty. But the Song Dynasty poets had been affected by Bai-ti poetry, and had particularly close relationship with Bai-ti and Kun-ti. There were many Kun-ti poets with a distinct Bai-ti style. The main representatives are Lee zong-e, Ding -Wei, Zhang -Yong, and so on. They are the representatives of Part Learning Bai-ti in the early Song Dynasty. Discussing Bai-ti style in their poems, can enrich for understanding of the early Song Dynasty Bai-ti poets and poems academic circles.

**Key words:** the Early Song Dynasty; Bai-ti; Kun-ti; Part Learning Bai-ti; research

## 低质量产品与收入差距的关系

文建东、潘亚柳在《福建论坛》2013年第10期撰文认为,不同收入水平的人群对低质量和高质量产品的消费需求不同,收入分配不平等与贫富分化使得越来越多的财富集中在越来越少的人手中,导致收入较低人群加剧贫困,从而减少了社会对高质量产品的需求,这也是为什么劣质产品主要出现在农村市场的原因。对产品质量选择一般模型的分析结果显示,若存在收入差距,且其他条件不变,低质量产品的比例总是随着收入差距的缩小而增大。这似乎与直观理解不同。但实际上模型结论与认识并不矛盾。这是因为,在模型设定中,两种商品都是正常商品,即它们的需求量与收入都是同方向变化的。假设人口比重和总收入都不发生变化,则收入差距缩小不仅意味着低收入者的收入份额增加,还意味着高收入者的收入份额减少,且前者的增加量等于后者的减少量。收入改变后,对两种产品的消费,因原低收入者的需求增加而增加,但同时,也因原高收入者的需求减少而减少,两者抵消就得到产品的净增加值。如果低质量产品的净增加值大于高质量产品,那么,收入差距缩小后,低质量产品的价值比例会扩大就不奇怪了。